

A woman's arm and shoulder are visible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cover, wearing a blue and white floral patterned dress. The background is a warm, light orange color with two white feathers floating in the upper right and lower right corners.

十年犹待 宋景生

QIAO XIXI
作品

乔西西

下册

你是我生命中的全部意义，
不论你在何方，我都在原地等你归来。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十年犹待 宋景生

卷一

（一）



十年优待

宋景生



乔西西

QIAO XIXI —— 作品

下册

谈判

还没来得及想明白他怎么来了，两人已上楼来了。打开门时，周子信显得很诧异。他看了看穆凡，又回头看了一眼宋景生，眼里的疑惑显而易见，似是没有料到宋景生竟带他来了这里。他张了张嘴，像是要说什么，但最后只是抿了抿唇，笑道：“景生说需要我帮忙照看朋友家的孩子，没想到那个朋友是你。”

“其实是我朋友姐姐的孩子。”穆凡解释。她看向宋景生，也是一脸询问的表情。

宋景生一边进门，一边说：“我还是不放心，所以叫了子信来帮忙照看杰森，然后我陪你一起过去。”

穆凡想了想，觉得有个人陪着自己壮胆也好，所以点了点头，对周子信抱歉道：“那麻烦你了，只需要半天就可以了，下午我们就能回来。”

“不要紧，我很喜欢小孩。不过——”他顿了顿，然后看着两人的表情有些复杂，“如果你们不介意，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你们之间……”

他顿了顿，没说下去，这让穆凡有些尴尬。当初她硬是在他面前假装不认识宋景生，现在要她坦白关系，还真是觉得为难。于是，她索性假装没听见，只是转过身去叫杰森。宋景生倒是毫不介怀，只是笑着拍了拍周子信的肩膀，说：“好，等我们回来后就和你解释。”

等穆凡和宋景生坐上车出发后，穆凡从后视镜里瞄了某人一眼，冷哼道：“你是故意的。”

他不反驳，只是说：“何以见得？”

她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一时语塞，只能气呼呼地说：“你就是故意的。”

“其实早告诉他也没什么不好的。何况今天确实需要他帮忙，你没见过他照看小孩的功力，他的小侄子就特别黏他，要照看好杰森肯定没问题。”

“一叫就到，他这个人真是没话说的。”

宋景生转头笑看了她一眼：“他的优点比你想象的还要多，只可惜你现在想要后悔也来不及了。”

她不服气：“谁说来不及了，说不定人家还挺好我这一口。”

她本来只是开玩笑，可宋景生一反常态地没有说笑，而是煞有介事地点了点头：“你说得没错，这也是我今天把他喊来的原因之一。”

“啊！”她拊掌，“你终于承认你是故意的了。”

宋景生但笑不语。

这样轻松的谈话，反倒冲淡了她之前因要去见面摊牌的紧张感。到达咖啡厅时，彭雅玉已经在包间等候。进入包间后，她怔了怔，

除了彭雅玉外，贺凯航竟也跟着来了。

看来事情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否则他们怎敢明目张胆地同时出现。

等他们全部坐下后，彭雅玉率先开口：“穆凡，对不起。”

穆凡抿了抿唇，没有说话。

她继续开口：“我真的很抱歉，虽然我早就知道唐曼芝错认我是我，但出于对自己的保护，我没有站出来澄清。可我没有办法，凯航在唐氏已经腹背受敌，如果再公开我们的关系，他就无法再在唐氏立足，但我真的没有料到唐曼芝会狠毒到对你下手。请你相信我，我对此事毫不知情，也是前天才知道的。”

穆凡当然相信她之前毫不知情。对于她如此诚恳的道歉，穆凡也并非无动于衷，于是放软了语气问：“那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彭雅玉也不隐瞒，和盘托出。

穆凡报警后，唐曼芝自知惹了祸，吓得不敢再冒头。但纸包不住火，这件事被唐老爷子知道了，大为恼火，但她毕竟是自己的女儿，他只能买通关系将这个案子压了下来。为了彻底摆平这件事，唐老爷子强令唐曼芝与贺凯航离婚，并承诺会将益仁科技 20% 的股份送给贺凯航。唯一的要求就是必须去警方那里销案。

听完他们的叙述，穆凡不禁冷笑。

原来如此。

难怪警方那边一直说没消息，只怕是有消息也被唐家的势力给压下来了。看来这就是他们这次找她出来见面的原因了。通过劫杀

的事件，他们非但没有任何损失，还可以顺利地把关系公开，并得到 20% 的股份。她是不是该跟他们说声恭喜？而他们这次找她见面的唯一目的不过就是希望她能够尽快去销案，从而成全这对历经千辛万苦的爱人？

如鲠在喉，她竟一句话都说不出口，不知该笑该哭。

宋景生看了她一眼，伸出手覆在她的手背上，用力握了一下。

彭雅玉低头沉默了一阵，开口：“穆凡，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在这件事上你是最无辜的，我真的觉得很抱歉。你受的伤害反而成全了我们，除了歉意，还有我们的谢意。如果你有什么条件，都可以提出来，我和凯航会尽力满足。”

原来这就是阮兆廷之前提过的私了。穆凡知道，想要案子继续查下去无异于以卵击石，也曾认真考虑过私了的可能性。可她从来没想到，当事实摆在眼前时，心里会是那么难受。尤其面前同她谈判的人还是彭雅玉，一个她曾那么敬重和欣赏的女人。

彭雅玉继续说：“我已经辞职了，并向公司提议由你接手我的职位。估计公司这几天就会联系你。”

穆凡抬头看着她，笑了一声：“那谢谢你了。”

彭雅玉的脸色有些尴尬，一直没怎么出声的贺凯航终于开口：“穆小姐，这次你受委屈了。我和雅玉真心觉得抱歉。但请你体谅我们的处境，如果雅玉事先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她一定会选择站出来澄清，而不是让你受到伤害。”

贺凯航不愧是生意人，总是能一针见血地提出问题的关键，不

过是几句话，就让穆凡从心理上觉得好受许多。

他说得不错，事情演变成这一步也不是他们所能预料的。穆凡深吸一口气，再次开口时声音已平静许多：“我会尽快去派出所销案，但我只有一个要求。”

“请说。”

“你们要保证唐曼芝不会再找我的麻烦，不会伤害到我和我的家人。”

“这点你完全可以放心。”

“那好，我没什么别的要求了。”她补充道，“你们应该也没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了吧？”

贺凯航赶紧点头：“当然。”

“既然如此，我们就先走了。”说完，穆凡起身，宋景生也跟着站起来。待要转身离开时，彭雅玉却出声叫住他们。穆凡转身看向她，问：“还有事吗？”

她抿了抿唇，脸上的神情复杂纠结：“穆凡，谢谢你。”

穆凡沉默了一阵，问：“你什么时候离职的？”

“上个月提交的辞职信，昨天就已经正式离职了。”

穆凡算了一下日子，看来她是在知道劫杀事件之前，就已经打算把职位转给自己了。这样算来，她并不是拿自己的职位当作交换的筹码。

她终于释然。

“彭总，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那么称呼你了。不管怎么说，在

派朗也多亏有你的照顾和栽培。这次的事情我虽然生气，可毕竟也没受到实质性的伤害。你的道歉和谢意我通通接受，我们就算两清了。”她淡淡一笑，“希望你和贺先生能幸福。再见。”

离开咖啡厅后，她的心情轻松不少，久悬在心上的那把刀终于落下。

“心里舒服了？”宋景生笑问。

“谈不上。”

“还有什么耿耿于怀的？”

她转头看向他：“我刚刚向她撒谎了。”

他不解地回望她。

“最后，我说希望她和贺凯航能幸福，不是发自真心的。”

宋景生一怔，似是有点儿没消化她说的话，过了好一会儿，才露出包容的笑意：“如果你还因为他们曾经的隐瞒而生气，我想我可以理解。”他转身朝前继续走去，走了几步又回头，眉头轻皱，似是迟疑，“但事实的真相往往残酷，你要懂得隐藏。我并不会想看见任何人因为你的坦率而误解你，尽管你的生气是有道理的。”

他说完，继续朝前走去取车。穆凡跟在他身后，看着他的背影默默念道：不，你不理解。我的不祝福不是因为不原谅，而是我痛恨一切第三者对婚姻的插足。

两个人的婚姻纵然已经千疮百孔，也不应该由第三个人去亲手解体。踩着一个女人的背上位，也许哪一天就会被别的女人踩在脚底。这样的爱情她永远不会祝福，哪怕这个女人是她敬重和崇拜的上司。

上了车，宋景生笑问：“那接下来准备好迎接另一件棘手的事了？”

“什么事？”

“跟子信解释的事。”

她斜睨了他一眼，打了一个哈欠：“你说什么？风太大，我听不清。”

宋景生哭笑不得，摇了摇头。

事实上这件事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穆凡解释不清楚，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干脆去陪杰森玩耍，由着另外两个男人在阳台上秘密会谈。十五分钟后，他们再进房间时，周子信脸上的疑惑已消除，但神情间依然有些复杂，似是难以消化宋景生的话。

异父异母的兄妹因为家庭关系复杂，所以隔着七年再见后，也不愿意承认彼此的关系，如今愿意承认，只是因为嫌隙消除？

说实在的，周子信看着两人的眼神，总觉得有点儿不信。但人家家里的事不愿意说得太清楚，他也不能问得太细，只能开几句玩笑将这一页掀过去了。

陆晓青说到做到，三天后果然从外地赶了回来。她老泪纵横地拉着杰森的手，解释了好久，比如现在要养家赚钱不容易呀，风吹雨打要忍受老板啰唆呀之类的。杰森却不买账，天真的语气颇是气人：

“可是，外婆说不缺你赚的那一份钱，叫你跟我们去美国。”

陆晓青脸上没挂住，于是脸一虎，说：“去那劳什子的资本主义国家做什么？留在自己的国家报效祖国才是正道！你小子给我听着，师夷长技以制夷，你在国外把本事都学到手后，记得要回国，别跟你爸妈似的，学够本了居然跑出去，太给我们老陆家的丢份了。”

杰森努嘴：“女人都爱狡辩，明明是为了等陶叔叔。”

陆晓青脸一红，翻了个白眼就没再呛声。杰森做了个鬼脸后，就奔向宋景生，十足弃暗投明的模样。陆晓青瞥了宋景生一眼，拉过穆凡，一头钻进房间，偷偷摸摸的样子让穆凡忍俊不禁：“你干什么？这是你家，干吗这么偷偷摸摸的？”

她不以为意，急忙问：“你跟他是怎么回事呀？你不是说和他再没有一点儿关系的吗？怎么现在看起来感情好像还不错的样子？”

穆凡知道陆晓青一直对宋景生看不顺眼，她笑了笑，随手拿起化妆台上的小饰物把玩着，淡淡道：“有些事也由不得自己掌控。”

陆晓青对着她轻佻地笑：“你忘了他当年不辞而别，一走就是七年的事了？”

穆凡一怔，低眉敛目，脸上的神情让人看不清楚。

“好了好了，不问你了，看你一脸为难的样子。”陆晓青撇嘴，“你要做什么都行，只要你觉得开心。但有一点，千万别做伤害自己的事，最后难过的还是自己。”

穆凡心里感动，正要开口说话，陆晓青又忍不住唠叨：“不过我觉得这宋景生还是不靠谱，你要不要再重新考虑一下呀……”

穆凡靠着墙看着她笑，心里满满的全是暖意和感动。

彭雅玉的承诺很快兑现。公司方面没过几天就联系了穆凡，通知她下周就开始上班，而且是顶替彭雅玉的总监之职。

尘埃落定，穆凡也打算搬回家去住。陆晓青好不容易觉得家里有点儿人气了，一听她要走，顿时苦着脸，不让她离开。但穆凡说不放心穆秋萍一个人在家，陆晓青只能放行。

在家休整了一星期后，穆凡就回到派朗上班。经过一段时间，之前关于她和阮兆廷的绯闻传言早已不攻自破，尤其她这次回归又是顶替彭雅玉的职位，曾经的同事都变成了下属，自然表现得格外客气和热情。唯独赵思思看起来有些失神落魄的，完全没有了往常的活泼。

穆凡升职为总监，那她之前担任的创作部 A 组组长就由原来的组员张希文顶替。张希文是派朗的老人了，虽说在创作能力上略逊赵思思一筹，可决断和领导能力还不是赵思思可以匹敌的。这个职位安排得合情合理，所以赵思思的失常，她也未放在心上，只当是小孩子耍脾气。

水墨江山的销售可谓非常成功，甚至引发了 N 市很长一段时间的购房热潮。锐行方面非常满意这次的广告，故决定除了 N 市的楼盘外，其他周边城市由锐行开发的商业区及住宅楼盘的宣传也由派朗负责。而且通过这次的合作，派朗也一下子跻身于 N 市排名前几的广告策划公司之一。所以穆凡刚升职，就面临接踵而来的合约，忙得不可开交。

工作量的加大使得创作部的成员几乎天天都在加班，即便加班费不少，还是让很多人叫苦不迭。倒是平常老嚷嚷着没时间谈恋爱的赵思思，一反常态，安安静静地坐在位子上修图，一句怨言也没有。

A 组最近接了一个珠宝品牌的广告，公司比较重视。小组开会的时候，穆凡也在旁旁听，顺便给出指导意见。会议上有人提出以钻戒这种首饰为出发点，突出婚姻这个主题，以恒久、奢华和甜蜜为切入点，镜头上只需要出现双手的交握和钻石的闪耀，着重体现爱人对彼此的承诺。

这个提议得到了大部分组员的赞同，组长张希文也点了点头，显然对这个提议还算满意。穆凡一直没出声，皱着眉，有些迟疑。提议固然贴切，但过于保守和陈旧，而且也没什么亮点。她看了看赵思思，希望一向很有点子的赵思思能提出不一样的构思。但让她失望的是，赵思思非但没有提出新想法的样子，还神情呆滞，显然不在状态。

穆凡渐渐觉得有些不对劲。

以穆凡平日的性格，绝不是爱过问是非的人，只是赵思思这个女孩子确实是个人才，思维非常活跃，常常出人意料地提出绝妙的点子。她很爱惜赵思思的才华。再加上她们平日关系处得不错，她对赵思思的事也格外上心些。

于是，她轻咳一声，说：“这个提议还可以，但凤凰珠宝在中国市场的影响力很大，尤其是黄金首饰之类的饰物很受老一辈的喜欢。但这次他们对广告提出的要求是，希望能开拓更多年轻人的市场，尤其是他们新请的珠宝设计师，其设计都以年轻人的喜好为基准，因而这次广告务必要一炮打响。我希望你们能再多考虑几个方案，明天早上给我答复。就这样，散会。”

众人纷纷起身，离开会议室，穆凡未动，对其中一人喊道：“赵思思，你留下。”

等众人都出去后，赵思思还没说话，穆凡就已开口：“赵思思你是怎么回事？我回公司一个月，足足看你发呆了一个月！你是江郎才尽、灵感枯竭呢，还是根本无心工作？”

赵思思脸憋得通红，低着头，硬是不说一句话。穆凡盯着她足足半分钟，最后只能叹了一口气，说：“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你会这样心不在焉的？”

“穆姐，我真的没事。”赵思思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知道错了，以后上班一定不这样了，我回去会好好想想这次的策划方案，明天交给你。”

见她执意不说，穆凡也不勉强，只叮嘱了几句，就让她走了。晚上和宋景生吃饭，谈及此事时，被他取笑：“没想到你还挺关心下属私生活。”

她低着头喝粥，一口喝急了，险些被烫着。她吸着气，边吸边说：“你说我是不是太凶了？我从来没试过在公司发脾气。”

“喝得这么急做什么？”他皱眉，立刻倒了一杯温水给她。

穆凡接过，喝了一大口，舒服许多：“这几天太忙了，中午因为开会都没吃饭，就啃了点儿面包。”她又继续喝粥，“哎，我刚

才的问题你还没回答我呢！”

“你做得很好，恩威并施。给了个棒子，又给个甜枣，很符合企业管理学。”他面无表情，也低头喝粥。

“真的？”她看着他的表情，不禁有些怀疑。

“嗯。”他点头，然后话锋一转，“只有一点做得不太好。”

“哪一点？”

他皱眉看着她：“你有胃病，中午怎么能不吃早饭？明天开始我会每天打电话查岗。”他又帮她盛了一碗粥，“不是饿坏了吗，看着我做什么？趁热喝。”

她被他堵得一时语塞，只能低头乖乖喝粥，粥水顺着喉咙口，一路暖到心底。

第二天早上，穆凡起晚了，早饭都没来得及吃，就匆匆赶去公司了。她到了写字楼楼下，才走到大门口附近，就看见楼下停车场旁有两人正在拉拉扯扯，旁边还有几个同一大厦的人路过看几眼，如果大伙不是赶着上班，恐怕已足够引起围观了。她本不以为意，可定睛一看，却发现拉扯的两个人竟是赵思思和她的男朋友。

赵思思去年刚毕业就来了派朗，而她的男朋友比她还要小上两岁，至今还在上学，故而看起来还很稚嫩，只是外表确实阳光帅气，同思思站在一起虽说很般配，却隐约有些格格不入。穆凡想了想，还是走近了几步，就听见赵思思呵斥着叫对方松手，她男友偏偏死死抓住，边扯着边说：“我不放！你都要跟我分手了，我放你走，你就再也不会来找我了！我不放！”

“刘一远，你快点儿松手，这里那么多人看着呢，还要不要脸哪？！”

“我都快失去你了，还要什么脸？！”

“你先松手，我答应你，我还会再找你，到时候我们再谈。”

“不行，现在就谈。”

赵思思面有难色，想要挣脱，又挣脱不得，眼看就要哭出来了。穆凡见这里来来往往那么多人，确实影响不好。她深吸一口气就走了上去，一巴掌拍向两人纠缠的手。那个叫刘一远的猝不及防，一下子就松了手，穆凡赶紧拉着赵思思往后退了几大步，把她挡在身后。

刘一远一看有人来帮忙，怔了怔，可马上反应过来，又想上前来拉扯。穆凡立刻冲着他喊了一声：“你给我站住！”

这一声效果惊人，刘一远吓了一跳，还真停住脚步了。穆凡继续虎着脸说：“这是思思工作的地方，你在这拉拉扯扯的像什么样子？！”

刘一远到底是太稚嫩，被她一唬倒也不放肆了，只是还梗着脖子问：“你是谁呀？我们的事你管得着吗？”

赵思思在身后说了一句：“她就是常跟你提起的穆姐，原来是我们组长，现在升为总监了。”

刘一远闻言，眼睛一亮，像是看到了救星，又想上前，可一看穆凡的眼神，又只能却步，眼巴巴地看着她，开口：“穆姐，你劝思思吧，她最听你的话了，她说要和我分手，可我们以前好好的，突然就说不想在一起了，我什么也没做错呀。”

穆凡怔了怔，回头看了思思一眼。她要没记错，赵思思是极喜欢这个男朋友的，从前和她聊天时也时不时讲起恋爱的事，每次提起都满脸娇羞。这次又是怎么回事？

她想了想说：“不管是什么事，在这里大吵大闹就太不像话了。你先回去，我尽力劝劝她。”

刘一远心有不甘，还想再说，穆凡却已经拉着赵思思走远了。

进了电梯，赵思思偷偷看了穆凡几眼，欲言又止，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要开口，穆凡却率先开口：“你不是说昨天回去想方案的吗？待会儿把策划案放我桌上。”

赵思思欲言又止，穆凡却趁着电梯到了，未等她开口就大步走进公司。

上午又是忙得不可开交，早饭没吃的穆凡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但手头工作多得做不完，只能随手取出一个放在柜子里的面包啃，刚啃了两口就听见内线电话响起，接起来一听，却是前台打来的，说有餐厅送饭过来。

她怔了怔，就叫人把饭送进来。她取饭时，听说钱已经付了，问是谁订的，对方说自己只是送饭的，其他一概不知。她正奇怪时，手机就响了，一看名字，不禁乐了，还真打电话来查岗了。

她接起来就问：“饭是你订的？”

“嗯，先订了一个礼拜，等你腻了再换一家。”

穆凡其实已经猜到是他，但真正听他说出来，还是不禁怔了怔，心中有些暖意。